加拿大交流感想

今年夏天，我很荣幸被选为南方医科大学第四期中加交流项目的成员，前往加拿大温尼伯市曼尼托巴大学进行出访交流。初踏北美大地，我带着惶恐和惊喜，在多伦多的机场里打量着来往的陌生面孔。他们从极白到极黑完全不同的肤色，熟悉不熟悉的各国语言，都在告示着我已远离祖国，来到了远方的土地。

温尼伯的人是友好的。我无时不刻能感受到他们的乐于助人和温柔细心。公交车司机会把车底盘慢慢降低，等着乘客一个个上车；路人看到你迷路了，会主动带你找到回家的路；随处可见的自动开关和残疾通道，还有那些坐着轮椅却能在城市里畅行无阻的人们，都饱含着这个城市的人文关怀。

温尼伯的生活是宁静的。人们不紧不慢地走着，不紧不慢地开着车，不紧不慢地喝咖啡。林边、街道、小镇内，路上寥寥几人。偶尔能在公园和公交车上看到几个人。加拿大鹅成群地聚集在教堂前的草地上，受到惊吓后成群起飞，在空中排成一个三角形。但周末exchange district的集市灯火通明，手工香皂、杯子蛋糕、地摊小吃应有尽有。超长的通电跷跷板在人们欢快的笑声中一起一落，闪过一道道光柱，落地时奏出美妙的钢琴声。

我们的酒店位置极佳，三道门，各自通往医院、大学和外面的街道。因为资格问题，很遗憾没有进入医院参观。但我们在医学院这里学习、参观了两周，度过了一段美好而充实的时光。大学内随处摆放的任何一张桌子，都有可能成为学生聚集和讨论的地方。他们常常以四人小组的形式，每个人一台电脑坐在一起讨论课业知识。有一天我坐在公交车上时，也看见了两个医学生拿着平板放着课件，在讨论免疫学的抗体知识。我也听到孔教授和其他老师的介绍中说，加拿大的医学生已经是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，他们进入医学院的目的不是竞争，而是希望能大家一起毕业。学校只公布合格与否，考试的最终成绩大家之间相互并不知晓。这样的合作风气在国内来说还是具有很大难度。北美医学教育本来就要求有四年本科经历，许多人可能已经工作多年才进入医学院。医学院的培养目标是精英。这在国内也是一样，但是大家从高考直接填报志愿上来，高考成绩本身的代表性并不大，学医以后学生之间资质也是良莠不齐，大家为了奖学金、升学考研，还是趋向独立学习、相互竞争。这也导致了小组合作讨论、pbl课程开展的困难性。至于三年级以后，班内成绩分布慢慢固定，很多落后的同学对综测、成绩已经不再看重，反而只是前面几位成绩好的同学在“勾心斗角”。但另一面说，这是一种折中的办法，增加培养医生的数量，用本科分流了医生的层次。

来访第二周有幸听了二年级学生的两节大课：精神分裂症和大脑相关病理学。国外没有教材，不过每个学生上课前一个月就可以下载教授的ppt和参考资料进行学习，上课时每人一台电脑，根据自己的需要做笔记，下课看参考书目复习。国外的课堂可以讲话、吃东西甚至可以随时插教授的话。未免过于自由了。不过也说明学生的功底和思辨能力都很强。国内上课学生能插上话很少，抛开不敢的因素，很多时候根本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。个人觉得这和我们学校课程设置很有关系。1.每个课程学习时间都很短，而且排课很紧，基本上一两个月就学完一本四五百页的书，学完没多久就考试，学生根本没有消化吸收的时间（更何况预习了）。考试一旦结束，学生便不会再看书，重新被其他课程占据精力。本来就学的不扎实的科目，考完试一段时间以后基本上就忘没了。2.讨论课程太少，学生没有自主思考课程和临床结合。尤其是基础课程，内容抽象但是是和临床课程结合讨论学习加深印象的时机。3.课程的小组作业都很水，平时分评判标准也低。导致学生之间小组作业都是组内一两个人扛，剩下人划水，这对优秀的学生非常不公平。学生之间的联系也没有因为小组合作而加强。

另外，作为口腔医学生，我在空闲时间还参观了大学的牙科系大楼。不得不说他们还是有一种良好的学院氛围、科研氛围。每个子方向的部门（如牙体牙髓病、修复学、儿童口腔医学等），会将自己最近的科研成果粘贴出来供大家观看。学校这一两年来进行书院制改革，取得了很多成果。但是我觉得在学院制上，学院不仅仅是学生归属、管理、活动的单位，支撑学院的更多的是学院的教学、科研成果以及老师。学生除了教学楼上大课的地方，回到本部以后也应该有属于学院的活动地，比如南方医院、新实验楼、一临培训楼等等。老师、学生应该多在这里进行大课以外的学习、实践、科研交流，构建学院文化。

这次活动尤其感谢孔吉明教授的精心安排，我们才有机会参观了前沿研究所和人体解剖和细胞科学系的实验室，听了助理教授和研究生介绍他们的课题，让我们能和前沿科技和科学领头人面对面交流。渺小的自己感到深深的荣幸。同时接触了从华移民而来从医的医生介绍，了解了国外的医学学习和医生生涯，虽然和我国体制有很大不同，但同样能感受到作为医生的自豪。而且我相信国内人口众多，地域广袤，对医生的素质和医术的要求应更为苛刻，才能满足我们人民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和健康需求。